

金秋的晚上，我正在家里看电视，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开了大门一看，是东邻居魏姐，忙让她到屋里坐。她说：“我就不屋里坐了，给你端来一盆我养的昙花。我知道你是个文化人，一定喜欢，看看这昙花是如何一现的。”我连声道谢，忙接过昙花放在客厅里。

学生时代就知道“昙花一现”，但只知其名，从未见过。昙花是如何一现的？我就关了电视机，对昙花仔仔细细端详。这株昙花高约110厘米，木质，叶片长50厘米左右，叶子窄而长，叶面光滑，肉质碧绿。在一左一右的两片叶子上，长着两个花苞。一个呈纺锤形，长约10厘米，淡紫色，外围花萼长条形，紧紧地覆于花苞周身，花梗“U”形，花苞朝上；另一花苞呈小喇叭状，显出即将开放的态势，花梗直角状，花苞水平向外。

大约过了两个小时，快要开放的花苞裂开了嘴，花瓣洁白，晶莹剔透。花柱头就是一条条金丝线组成的聚合体，淡黄透亮。到了晚上十点钟，这朵花完全绽放了，由喇叭状变为菊花状。每一花瓣都清晰可见，更显得润亮、洁白，柱头也完全露了出来，让人爱慕。

随着昙花的绽放，客厅也弥漫着淡淡的馥香，沁人心脾，令人陶醉。清代诗人吴玉坦，有赞昙花的诗句曰：“摇曳珠幢翠带长，紫霞一片护花房。金莲乐树知无色，七宝阑中自在芳”。另一位清代诗人范咸吟咏昙花的诗句曰：“一茎数蕊尽丛生，粉黛檀心画不成。静态雪花堪比洁，幽香莲叶与同清”。

都说昙花开的时间很短，到底短到多短呢？为了揭开这个谜底，我准备熬夜陪着。到了凌晨两点时，这朵昙花开始凋谢了，先是花梗由直角逐步变直，花朵逐步垂直向下，花瓣与花萼逐渐闭合。到了凌晨三点，这朵昙花彻底关闭凋谢了，似乎又变成了一个纺锤形的花苞，只是花苞垂下。

仅仅四个小时，也只在夜晚绽放。在时间的长河里，生命虽然短暂，但也要绽放出美丽，释放出馨香。



了。于是，这个山窝里只剩了四叔一家。

四叔原来在镇子上教书，退休以后，就跟四婶一起回山里务农。别看这里仿佛与世隔绝，但四叔拿着手机知道天下事。他知道最近山西遭大雨，就找到驻村干部主动捐款。他知道今年十一黄金周出游的人很多，我们国家疫情防控管理得好。

四叔不仅看手机，更看书。他家里最多的是书。四婶说，四叔除了种地之外，就是看书。他经常在网上购书，步行到镇上快递点取书。

身在山野，心怀天下。我突然觉得，四叔过得像隐士。我希望自己退休后，也能像四叔一样，拥有自己清风明月、闲云野鹤的隐逸生活。

■李昊天 摄影

课甚至考试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，我眼睛一亮，有一个熟人进入我的视线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母亲。

母亲背着一只蛇皮袋，正一步一步朝教室走来。我激动兴奋，迎上前去，赶紧把母亲背的袋子拿下来。那个蛇皮袋鼓鼓的，也沉沉的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都是我那一星期的口粮——煎饼。我脱口说：“那么多。”母亲说：“里面还有两瓶菜。”一瓶是腊月酱豆，一瓶是油煎小鱼。

酱豆是母亲冬至那天亲手做的，我已经吃了好几回。那一瓶油煎小鱼呢，是母亲干农活的空暇，从村前的水沟里摸上来的。那时水沟比较多，里面也不缺水，到了冬天，水沟里的水不多了，或者没有水了，人们就把小鱼小虾摸出来，洗净清理好，放油锅里炒炒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

别看那时的煎饼主要是番薯粉，就着酱豆或者油煎小鱼，吃起来可是津津有味。

徐志摩说：“天冷了，出外的人格外思家”。我在外打工已经二十年了，不缺吃，不缺穿，不缺水，应该已经习惯外面的生活了，可是一到冬天，我还是像徐志摩说的那样想家，想母亲为我做的棉衣棉鞋，还有酱豆和油煎小鱼。

■苗青 摄影



发套的商店隔三五步就是一家，货架上各种样式琳琅满目，进口国产价位各不相同，人进人出的生意也不差。

有段时间老趴在柜台边研究比较，哪个透气又逼真，而且价格还不贵。看到一个蛮合适的，戴上再看看镜子里面，就像是翩翩美少年。售货小姐起劲地怂恿，“很好，正合适，就像定制的一样。”一时兴起拍张照发到家的群里，老妻随即回一句：“看上去年轻了十几岁，还能做好多事……”后面的省略号意味深长。

一抬头，正看到老早的一份警方通报，其中一句“该嫌犯秃顶(注意：有可能戴假发伪装)”，顿有醍醐灌顶般醒悟：爹妈给的，命该如此。假发套，戴了，提升颜值但表明还缺一点自信；不戴，光明坦荡更少点嫌疑。戴与不戴，和顺为安。

■汤青 摄影

“父亲手里没钱买药，头疼起来就得挺着了。”这位亲戚没舍热泪，声音哽咽着，“父亲最体谅儿女了，从不愿给我们添麻烦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开口的……他走了好多年了，没享着福，生前老犯头疼的病，总是用头疼片缓解，想起这事我就……”亲戚淌下眼泪，哽咽地接着说：“本该把那五毛钱都推给他。我少点零花钱，少吃两顿饭又能怎样？我浑啊！实在对不起老爷子，有钱也买不来后悔药了……”

这位亲戚年老病重，我去看望时，他又一次跟我提起那“两毛钱”的事情，而且开口就老泪横流，追悔莫及。这深深的忏悔是块心结，他跟很多人讲起过，他为这个遗憾纠结了大半辈子，直到他的最后一刻。

辞职了就是过好后半生

唐赵芳

职，前呼后拥的风光。一旦退下，昔日光环没了，门庭若市没了，请示报告的电话也没有了，问候祝福的甜言蜜语少之又少，走在路上几乎没人打招呼了……这都是正常的，人走茶凉心理是心病的使然。

辞职都有适应期，也是过渡期，一般2至3年。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人生的后半生；假如心态不好，会胡思乱想，指责埋怨，总觉得不如从前，心理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，这也是致病的祸根。所以，有人在职健康康康，一旦辞职就可能抑郁，住院甚至亡故。

这些症结在退休群体中并不少见，必须引以为戒。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过好后半生？我辞职不久，没有经验，但与辞职者的交往中，也悟出一些门道：人退下来，要寻找新的活法，进入新的境界。

寻找新的朋友圈。离开了职场，与在职的人不可能成为经常的朋友，必须寻找年龄相仿，文化层次差异不大，且有相同的兴趣的人。常与这些朋友在一起，才会开心，才能长久。

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爱好，但人的爱好必须是好的，退下来就要将这些爱好持续下去，当作正能量来弘扬。

我去职的时候，主要是从事文字工作，对书法也情有独钟，辞职后没有放弃这些爱好和追求，坚持每天读书创作。我的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，兴奋也是难以言尽的。有的人说，写一篇文章发表才百几十元，费尽脑汁讨艰苦，不如邀几个朋友一起打麻将。其实，兴趣不同，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
写文章发表，除了心里高兴，更重要的是保持大脑活动，防止老化糊涂，延年益寿。每天练字画画，也是一种嗜好。书画同源，练字作画在于手

生命的艺术

隐居乡野的四叔

蔡随芳

周末，应四叔之邀，我开车带公公、婆婆和姑娘回乡下四叔家摘菜。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走了大约两个小时，就到了山脚下。四叔家住在半山腰，寒暄几句之后，就带我们到院子前面的一大块平地地摘菜。

干枯的玉米秆屹立在地里，玉米早掰了，剥好的玉米粒摊在水泥道场晾晒，没有剥粒的挂在屋檐下，金黄金黄的一片，甚是喜人。紧挨着玉米地，攀爬着许多南瓜藤，深秋了，有的叶子已经枯黄，有的仍旧勃勃生机。四叔说：“今年风调雨顺，南瓜长得特别多。已经摘了很多老南瓜，不几天，又长大了好几个。”

我们分头去寻找藏在叶子底下的南瓜，每发现一个，就惊喜的叫。我找到一个二十来斤的南瓜，抱起来给大家看，都啧啧称奇。我们又采摘了茄子、辣椒。

日到中天，四婶开始烧火做饭。柴火灶，大铁锅，炒的都是自家产的土猪、土鸡肉，土鸡蛋，茄子、



我在公社中学上高中的一天，背着书包走出家门，母亲从屋里出来对我说：“棉鞋带上没有？”那时是高一上学期，冬至一过，天越来越冷，我从公社中学回到家，母亲就把叠得整整齐齐一个大包裹拿到我面前。

包裹里是母亲前几天为我做的棉袄棉裤，面子是新的，里子是新的，就连棉花都是新的。头天晚上，新棉袄棉裤我就穿在身上了，那一双新棉鞋，我放在一个袋子里先不穿。

中年脱发，老年谢顶，每次上理发店都会踌躇。除去价格、推销外，理得差不多了，年轻的理发师会轻轻拎起瑟瑟发抖的那几根头发问：“要不要一道去？”于是忙不迭地道：“不要不要，留几根独领风骚的，证明老早还有过。”以后上理发店，便抢先说顶上不烫，旁边剪短修齐就行了，但还要承受边上欲笑还休的神态，几束睥睨的目光。久而久之，每每看到那旋转的三色标志，就会自觉绕开走。

刚刚踏入中年门槛，随手往头上一摸，掌心就会留下好几根头发。高效洗发水用了个遍，还不包括一试试再试生姜大蒜之类的祖传秘方；除去多花钱瞎折腾，没见过奇迹，更未阻挡顶上颓势继续。

当然也有关心的“是不是内部哪个零件出问题了？”至于那些农村包围城市，盘旋增加面积的挖苦，起初还有点穿心之痛，后来就不就没了感觉。万般无奈还有最后一招，既然本土不行，就用外援吧。

开头打探关于假发套那点事。

据考证，人类佩戴假发套历史，最早可追溯至4000年前的埃及古王国。由于长期干旱、酷热，大多数人剃了光头和寸头，方便生活。戴着假发招摇过市的，倒显示了家大业大活着不累，不用汗流浹背为生活奔忙。所以街上戴着浓密长款大波浪卷毛假发套的，就是个贵族，还以造

有位亲戚，上世纪50年代中专毕业，分配到山区人民公社。作为一个出生在农村家庭的年轻人，在当时可谓光宗耀祖了。他在农村摸爬滚打了10年，而立之年刚过，就被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。本该满心舒畅，却不知他心里竟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。

一次闲聊，这位亲戚说了一段往事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他在北部山区工作，一个月三十多元钱，距老家十几公里，吃食堂，住宿舍，每星期可以回家一趟。虽然辛苦些，感觉蛮不错，有辆旧自行车可用，每月去了吃饭钱，还能结余一多半补贴家用。

他说他在那段时间里，做了一件终生遗憾的事情。一次他回家，次日早起要返程时，父亲对

身边的感动

天冷想家

陆琴华

平时我脚汗多，一到天黑，把鞋子脱下了，伸手朝鞋洞里一摸，里面湿漉漉的仿佛要滴出水来。我担心穿着棉鞋赶路，说不定没到学校鞋就湿了。母亲也建议我走路穿单鞋，新做的棉鞋留着到学校好穿。

一个漫长的冬天，有了母亲为我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，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冷。

现在有不少学校是寄宿制，吃住在学校。我们那时也住校，不过吃的和喝的都是从家里带来的，学校一日三餐最多提供热汤和开水。有一段时间忙着复习考试，周末没有回家。等到下一个星期开始了课，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好像那天是语文复习课，想着中午可能就要断炊，我无心复习，而是东张西望。

那时没有电话，没有网络，跟家里唯一的联系工具就是“11号汽车”。回家拿吃的，会影响上

脸孔

爱戴不戴假发套

陈茂生

型独特，挂各种装饰来象征身份和金钱。

据说假发的长短，能表示社会地位的高低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年轻时时候脱发，找来能工巧匠精心制作了假发，私人收藏的假发八十多顶。而电影里那些正襟危坐的法官，滔滔不绝的律师，都戴着卷发的假发套。据说就是遮掩法官律师在年龄、性别及服装上的区别，集中庭审专注力。

毕竟时过境迁，女王能戴，咱也能戴。戴个合适的假发套，不为装贵族只是解决顶上之困，混迹在丰顶人群中，不因光头而被关注。只要经受住最初的惊愕，就会收到“样子好很多”的点赞。

当然，既然是外援，就不太贴肉，要多费点心思。冬天是戴假发套的最佳季节，若遇北风劲吹的天气，就要防范随风而去的突发事件。夏天就有点两难，光脑袋怕太阳晒，戴了更不利于散热；所以高温天保持风凉，就一定要端着，对假发套人士无疑是一种修炼。但凡看到有人夏天头上冒汗不敢擦，十有八九戴着假发套。

不少爱美人士成了假发套的拥趸，街上卖假

亲情

剩下的两毛钱

揣忠

他说：“儿子，你兜里有钱的话给我几毛，我要买几盒头疼片。”当时他兜里总共有五毛零钱，掏出来递给了父亲。

父亲留下三毛，拿回两毛叫他做零花。他推让不过，也就装起来了。一个药盒10片药片，父亲用三毛钱买三盒够吃10天。恰巧那段时间他工作忙，下一个星期日没能回家……

我们和动物的故事

捉豆虫

孙克艳

秋天的风是金色的。它一吹，苍苍的田野里，就散发着浓郁的成熟的香气。

童年的秋季是我最喜欢的季节，厚重而无言的大地，会饱满着馋嘴的孩子们的口腹之欲。除却粮食、水果，随处可见的野菜，还有秋收后随着犁铧，在土壤里蠕动的豆虫。

略凉凉意的秋风里，母亲在前面牵着耕牛，父亲一手扬着鞭子，一手扶着。我和弟弟跟在后面，拎着盛着化肥的篮子，将熏得人睁不开眼睛的化肥，均匀地撒在犁开的地里。

如果有风，就要弯下腰身，免得撒下的化肥吹走。即使没有风，我和弟弟也愿意不辞辛苦，弯腰撒肥。目不转睛地盯着被翻开的土壤，期盼沾着一身泥土的豆虫。

豆虫，即豆天蛾，其幼虫以黄豆叶片为食，黄绿色，头部有黄绿色突起，尾部有黄绿色的尾角，身上还有黄色或白色的条纹，长相骇人。很多人特别是女孩们，望上一眼就要尖叫。年幼的我，也是一看到豆虫就头皮发麻。可还是要跟着父母去黄豆地里捉豆虫，减少豆虫的危害，也能喂养家禽。

每次去地里捉豆虫，我都带着一把剪刀，把爬了豆虫的叶片剪下来，丢进蛇皮袋里。捉虫的整个过程，全身处于高度警戒，身上的汗毛都竖着，脊背发凉，时常疑心衣服或皮肤是不是爬上了豆虫。那感觉，像排雷一样。

到了八月份，近十厘米长，手指粗细的豆虫，基本上定型了。细看一眼，心里就发怵。若是不小心触碰到了豆虫，就一边尖叫，一边触电般缩回手。偶尔，顽皮的弟弟，会捏着一条又长又粗壮的豆虫，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眼前，看着我落荒而逃的样子，在后面促狭地笑。

秋收前，曾经浩浩荡荡、耀武扬威的豆虫，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。它们都钻进了土里，蛰伏起来，准备化蛹产卵，开始生命的更迭。

那时候，几乎每家人在犁黄豆地时，都会喊上家里的孩子们，跟在犁铧后面，一边撒肥，一边捡豆虫。这时候的豆虫，早已不进食，体内的脏东西也已排泄干净，身体由之前的黄绿色转变为浅黄色，皮肤也较之前粗糙，视觉上少了几分凶险。可在捡拾的时候，它们剧烈地挣扎伸缩，让人膈应。

结束劳作回到家里，母亲把豆虫泡在菜盆里，用刷子洗刷干净，控好水放进油锅里炸。不一会儿，一大盘外焦里嫩的炸豆虫就端上了饭桌。咬掉干硬的头，细细咀嚼，焦脆的外皮下，柔酥酥软的脂肪有着独特香味，那是别的肉比不了的，细腻却不油腻。

然而，再好的美食也不可贪多，因为豆虫不易消化。特别是豆虫的外皮，粗糙厚实，对老人和孩子来说，咬都不好咬，更不要说消化了。若是晚饭吃豆虫，就要管住自己的手和嘴，吃得味美，可能会煎熬你的胃，让你在清冷的秋夜里，不能安眠。

有一年秋天，我和弟弟捡了很多豆虫，母亲用油炸过，我一时贪嘴吃多了。结果那一夜，肚子疼了一晚上，就像吃了秤砣一样难受。但是，听着母亲辛劳而沉稳的酣眠声，又不好意思叫醒她。辗转反侧中，硬是煎熬了一夜。

前几天，打电话问母亲秋收的事。闲聊间追问，今年的黄豆收成如何，是否有过虫害。母亲说，几乎没有豆虫了，大概农药的威力凶猛吧。

心中不禁五味杂陈。想来，捉豆虫和吃油炸豆虫这事，已成为往事，以后怕是不能够了吧。

■毛毛 摄影

我们和动物的故事

我们和动物的故事

